



# 下樹栗的格拉布在

著 夫 諾 蒙 西  
譯 美 至 葉

新學  
社  
PDG

## 人物：

福萊底斯克·普羅哈士卡——醫生，科學家，年逾五十，但是並不見老，太太在前一兩年死

了，人很威嚴，很清秀，鬍子剃得很乾淨。

史蒂分——他的兒子，捷克斯拉夫陸軍大尉，二十六歲。

卜齊娜——他的女兒，跟史蒂分是雙生。

勞特溫——他的小兒子，十七歲。

傑·格魯比克——福萊底斯克的大學同學，年紀相仿，穿著講究，頭髮灰白。

薄格史拉夫·梯黑——著名詩人，普羅哈士卡家的朋友，鄰居。年約四十五，肥胖，體態鬆

弛，衣着隨便。

伊凡·阿歷克依弗奇·彼脫洛夫——俄國上校，跳傘隊的司令，三十八歲，左眼包着綳帶。

岡察雷珂——俄國人，彼脫洛夫的司機，三十歲，上士。

瑪沙——俄國女孩兒，二十一歲。

玖利·馬克——卜齊娜的未婚夫，醫生，有私人診所，三十五歲，很漂亮。

傑克斯——蒙特尼格羅人，灰色頭髮，看上去大約有六十歲。瞎子。

時間：一九四五年五月。

地點：捷克首都布拉格。

## 第一幕

### 第一景

布拉格郊外福萊底斯克。普羅哈士卡的客廳。三扇活動的玻璃門——一扇靠後蓋的走廊，左邊一扇通另一間房間，右面的牆壁上。有樓梯通樓上。近壁爐，有兩把靠椅和一隻小桌子。一隻碗櫃，一架鋼琴，一隻大的長椅子，旁邊有一隻矮的圓桌。還有幾隻新式的靠椅和一隻搖椅。沿牆的架子上有捷克和斯拉夫的藝術品，陶器跟布拉格的水彩畫。幽暗。

幕啓的時候，聽得到一陣機器腳踏車的聲音。臺上——福萊底斯克和勞特溫神色緊張。

福萊底斯克（鬆了口氣）不是上這兒來的。傑——傑——格魯比克——不是上這兒來的。

格魯比克（從碗櫃後走出來）世界上再也沒有安靜的地方了。我在你家裏纔安安靜靜的住了兩天。

勞特溫（從窗戶那兒探身出去）上梯黑先生家去了。（停了一會兒）是個格殺打撲。他把門踢開了。他進去了。

福萊底斯克 他們真的又第三次來捉他了？

格魯比克 這時候給他們逮住，他們就不放了。

〔一聲槍聲〕

福萊底斯克 天哪！〔用手遮住臉〕他們殺了他，我們最好的詩人……天哪！

〔勞特溫在房裏狂亂的來回走著〕

勞特溫 這些豬，唉，這些狗養的！

福萊底斯克 上哪兒去？

勞特溫 那邊，我……

福萊底斯克 〔捉住他的手臂〕不能去。我只剩你一個了。三個裏邊的最後一個！不能去，不能去！

〔門打開，梯黑進來。他穿了件長睡衣，神色慌張而狂亂。他把手伸在前面〕

梯黑 讓我洗洗手。快！勞特溫！〔勞特溫從桌上拿過一個水瓶〕倒在我手上。

福萊底斯克 這樣會把地毯打潮的。

梯黑 沒有關係。倒呀。〔勞特溫把水倒在他手上〕我殺了他。我正在寫作。他闖進來了。我拿

着這我的墨水瓶對準他擲過去。你們知道我的墨水瓶？

福萊底斯克 是的，我知道。

梯黑 我擲過去，他倒了下來。倒的時候放了一槍。後來我又打，把他打死了。這些豬！一九三

九年派六個人來捉我，去年來三個，今天來一個。我殺了他。殺了他，把他鎖在裏面。（他朝四面看看，走近窗簾，擦乾他的手）我要躲在你這兒。這些鬼！你怕嗎？

福萊底斯克 不，我不怕！

梯黑 （對着格魯比克看看）那是誰？

格魯比克 傑·格魯比克。

福萊底斯克 我年輕時候的朋友，他在這裏躲了三天了。

梯黑 跟耗子一樣。

福萊底斯克 什麼？

梯黑 跟耗子一樣。躲着。我恨透了做耗子。

格魯比克 你的衣服上有血。你該……

梯黑 是的。（脫了睡衣）你從哪兒逃來的？

格魯比克 從摩拉瓦史卡·奧斯特洛瓦。

梯黑 俄國人不是在那兒了嗎？

格魯比克 德國人還在那兒的時候我就逃了。我一個一個的想着我所認得的人，後來我記起了福萊底斯克。我們在年輕時候就不大一樣。那時候，我們不像耗子……我想他一定跟他以前一

福萊底斯克 你想對了。

格魯比克 當心，德國人一會兒就會來找他的，那個被你殺死了的德國人。也許今天……

勞特溫 也許不會。他們這時候得顧慮到好些別的事情。俄國人馬上就會來了。那麼今天……

福萊底斯克 今天怎麼樣？

勞特溫 沒有什麼。

格魯比克 等一下，機器腳踏車還在那兒……

梯黑 什麼機器腳踏車？

格魯比爾 在你門口，是不是？

梯黑 喔，是的，當然囉。我們把它推進停車間裏去。勞特溫——

福萊底斯克 不要把這孩子牽進去。

梯黑 好吧。

勞特溫 （跟他去）不，我去幫你的忙。

福萊底斯克 不准去，勞特溫！

勞特溫 我要去。（跟着梯黑出去）

福萊底斯克 他們都走他們自己的路。史蒂分到蘇聯去了，而這一個，什麼事都不再徵求我的意思了。然而他是我最後的一個。你懂不懂我的意思——最後的一個。（停了一陣）卜齊娜在集中營裏。

〔臺階上有腳步聲〕

格魯比克 又是誰？

福萊底斯克 大概是玖利·馬克，卜齊娜的未婚夫。（看看表）是的。禮拜六九點鐘，他總到這兒來的，每一個禮拜六，卜齊娜捉去之後還是照舊來。（停了一會兒）一個年紀輕輕的漂亮的女孩子，已經在營裏耽了兩年了。只爲了在咖啡館裏，打了一個無恥的德國人的耳光。

〔馬克進來〕

福萊底斯克 讓我來介紹，玖利。

馬克 馬克。

格魯比克 傑·格魯比克。你明白，這屋裏又多了一隻耗子。

馬克 要是普羅哈士卡先生談到他年青的時候，提到的格魯比克先生就是您，那麼我……

格魯比克 是的，我就是那一個，也許我該說我以前是那一個。

馬克 沒有卜齊娜的消息？

福萊底斯克 哪兒會有？他們連信都不准她寫。她現在是什麼樣子了，玖利？她受了些什麼？

馬克 （注意到地毯上的一灘水）那是什麼？

福萊底斯克 喔，那是……有人在這兒洗過手。

馬克 為什麼在這兒洗？

福萊底斯克 是梯黑。一個格殺打撲來捉他，就給他弄死了。他躲在這兒。

馬克 為什麼在這兒？為什麼跟你們在一起？你可曾想到，你已經有……（他看看格魯比克）

格魯比克 （捉住他的目光）你說——我躲這兒已經夠了。

馬克 不……我不是那意思……喔——是的，我是那意思。（對福萊底斯克）您是我未婚妻的父

親，我應該為您着想，這是我的責任。我要負起這個責任，不管您願不願意。

〔兩個女人在門口出現。卜齊娜跟瑪沙。兩個人都穿得很破爛。瑪沙的腿上裹了破布，

走路很困難。卜齊娜對什麼人都沒有注意，領了瑪沙到搖椅那兒，幫她坐下〕

卜齊娜 等一下，我就替你洗腳。你覺得怎樣？

瑪沙 沒有什麼。

卜齊娜 你總是說「沒有什麼」。痛不痛？

瑪沙 不，是沒有什麼。

馬克（走近她）這是怎麼回事？你們從哪兒來的？

卜齊娜 怎麼？瑪利，難道連我的聲音也變了，你認不出來了？等到明天。我洗一下，把自己收拾得像樣一點，你也許就會認出我來了。你好嗎，父親！（她走過馬克面前，跑近父親那兒，她父親站著呆住了。他走近她跟前，擁抱她）好了，好了，夠了。看到你，真是高興。（很平靜的坐在藤椅上）你不認得我，使我很難過，瑪利。

馬克（走近她跟前，跪下）我不敢相信。卜齊娜——至少得讓我親親你的手。

卜齊娜 噯，當然。哪一隻。你知道，在那裏我們差不多忘了親手的習慣了。現在這一隻。都親過了。

馬克 我真快樂。

卜齊娜（停了一陣）拿盆水來。但願有熱水。

隔萊底斯克 有的。

卜齊娜 拿個盆子給我。我要給這個可憐的女孩子洗洗腳……聽到我的話沒有？

（馬克下場）

隔萊底斯克 卜齊娜，卜齊娜！（走近她）

卜齊娜 別這樣，父親！我不願意在這時候哭起來。讓我來介紹一下。這是瑪沙，俄國女孩兒。

我們是一起打營裏逃出來的。我們能逃掉，多虧了她。來親親她的手。

〔福萊底斯克要吻瑪沙的手〕

瑪沙（把手抽回）不，不……

卜齊娜 父親，親親她的手。（對格魯比克）你是捷克人？

格魯比克 是的，我是捷克人。

卜齊娜 是的話，也來親親她的手。

格魯比克 萬分願意。（走近瑪沙，吻她的手）傑·格魯比克。

卜齊娜 請您把鋪子和過錳酸鉀拿來。

福萊底斯克 有水泡嗎？

瑪沙 沒有，但是過錳酸鉀還是有用。

卜齊娜 她的腳不是擦壞的。是給人……去拿過錳酸鉀吧。（福萊底斯克下場）傷得利害嗎？

瑪沙 沒有什麼。

卜齊娜 又是「沒有什麼」。有時候，我覺得俄國話裏沒有別的，就只有這兩個字。（跪在瑪沙

面前，把裹在腳上的布解掉。福萊底斯克，和馬克拿了一隻盆子上）

卜齊娜 拿到這兒來，父親。不，我自己來，你的手很重。（停了一陣）嗯，你怎麼上這兒來

的，玖利？你時常想念我嗎？

福萊底斯克 他每個星期六都來這兒。

卜齊娜 到了星期六我就記起你了。我發到了星期六的食品——二十五克臘腸的時候，——我總想到你。你總愛喫好的。可是你不用妒忌，那是很壞的臘腸。（停了一陣）熱水龍頭裏總是有熱水嗎？

福萊底斯克 是的，我已經告訴過你了。

卜齊娜 這是很要緊的。玖利，我想熱水，比想你的時候還多些。我只在星期六纔想着你，然而卻每天想着熱水。好了，洗好了，瑪沙，你怎麼從來不叫喚？

瑪沙 為什麼要叫喚呢？

卜齊娜 那樣我纔能知道你什麼時候在作痛。

瑪沙 那是爲了什麼呢？

卜齊娜 你總是那樣子。看這兒，父親。

福萊底斯克 （跪下）喔！

卜齊娜 什麼？

福萊底斯克 至少要裏一個星期。

卜齊娜 那麼好吧，她就裹了繃帶，在這兒躺一個星期。

馬克 也許……

卜齊娜 也許什麼，瑪利？

馬克 也許我們可以想個更好的處置。

卜齊娜 怎麼會更好呢？一個舒服的家，父親是個醫生，我又在這兒。

馬克 是的，但是我們可以想個更合理的，也許。

瑪沙 也許，我到別處去比較好些……

馬克 也許我能找到個好地方……

卜齊娜 也許你就安逸了。

馬克 我只想把事情安排得妥當一點。

福萊底斯克 每家有每家處事的方法。在我家裏，就用我的方法。（對瑪沙）把那隻腳給我。是的，我知道這是痛的。你是個勇敢的女孩子。

卜齊娜 不，這會兒還不是痛得最狠的時候。真痛狠了，她就唱歌。

格魯比克 她唱什麼？

卜齊娜 什麼都唱。她唱了，就沒有人知道她在痛。（停了一陣）安娜呢？

福萊底斯克 安娜走了。去照顧她弟弟的小孩子了。她弟弟給捉去了。

卜齊娜 現在風的是誰？

福萊底斯克 沒有人。只剩勞特溫跟我，什麼都是我們自己作。

卜齊娜 真可惜！躺在牀上，安娜把咖啡端上來，真是太舒服了。她襯衣洗得真好。

格魯比克 安娜……我記得她那時候年紀還很輕，二十年前。

卜齊娜 天呀，傑·格魯比克，我剛剛纔記起那是——那是你。好像我在做孩子的時候，就模模糊糊的記得你。你現在跟我們住在一起？

格魯比克 要是躲躲藏藏可以算是住的話，那麼我是住在這兒。

卜齊娜 （對馬克）你不是躲在這兒吧？

馬克 不是。

卜齊娜 你的診所裏的工作怎麼樣？沒有困難？

馬克 很順利，怎麼樣？

卜齊娜 只是做未來的女主人的一種很自然的興趣。

馬克 是的，在診所裏，什麼都按着老規矩。一個醫生，仍舊是一個醫生。

卜齊娜 （很明顯的諷刺）噯，你多善良。跟往常一樣的善良。（朝着起坐間的門看去）沙發還

在那兒？

福萊底斯克 是的。

卜齊娜（對瑪沙）你就住在這兒。這兒比樓上舒服些。最主要的，你可以不上上下的走樓

梯。（門外有聲音）勞特溫！（勞特溫跟梯黑進來）你已經長得很漂亮了。（對梯黑）梯黑

先生！

梯黑 梯黑！

卜齊娜（對着瑪沙）這是我朋友。（梯黑吻瑪沙的手）坐下，看到你，我真高興。（停了一

陣）

鄰家的女孩兒在往外探望，

這個作弄人的，美麗的小東西，

喔，她對我是個什麼？

就像是那牆上的影子。

然而世界上一切可愛的東西都失了色，

當那窗下垂下了厚厚的簾子。

那是你好久以前爲我寫的。現在你還承認嗎？

梯黑 是的，是的。

卜齊娜 現在到了晚上，你還是穿了睡衣坐在窗口，寫你偉大的優美的詩嗎？你出詩集子還是不印上你自己的照片，好讓你的讀者不致失望？是不是？

梯黑 是的，一個樣子。

勞特溫 他今天殺了一個格殺打撲。

卜齊娜 什麼？

勞特溫 他今天殺了一個德國人，那個人來逮他，他用墨水瓶把他打死了。

卜齊娜 我聽見的是什麼？這個地方，詩人也開始要打德國人了。喔，我又喜歡我的老布拉格了。

梯黑 怎麼，你討厭過他了。

卜齊娜 是的。這些年來，布拉格太靜了。不應該這麼靜。（對梯黑）但是你知道，七年前，你從西班牙回來，那時候，你沒有那麼肥，而最要緊的，那時候你眼睛裏有火——於是我喜歡了你。要是你那時候不把我當成小女孩子看，我也許就會情癡。後來，你的詩一年比一年精，你自己卻越來越糟，越來越胖。後來，我幾乎不能相信，你是從西班牙回來的了。

梯黑 別說那個，卜齊娜小姐。

卜齊娜 爲什麼？

梯黑 太傷我了。

卜齊娜 什麼——爲了我沒有跟你戀愛？

梯黑 不，爲了我自己也不相信，我到過西班牙。

卜齊娜 今天你肥起來了。

梯黑 第一次。（停了一陣）你是從營裏逃出來的？

卜齊娜 是的。

梯黑 在這兒住下？

卜齊娜 是的。

梯黑 （對福萊底斯克）普羅哈士卡先生，答應讓我離開這兒。

福萊底斯克 你上哪兒去？

梯黑 上城裏。

福萊底斯克 你敢這麼說？梯黑先生。

勞特羅 你什麼地方都不能去。梯黑先生，你就躲在這兒。

梯黑 不。根本我就不想躲。我覺得，跟男人躲在一起，已經不太容易了，要我跟女人躲在一

起，簡直就受不了。我根本就不躲。我要走進布拉格城，而且要在街上大搖大擺的。我把他們看得一文不值。去他們的！

勞特溫 梯黑先生，別說了！至少得等到明天。明天我們一同進布拉格。明早晨，也許今晚上。

格魯比克 今晚上怎樣？

福萊底斯克 你上哪兒去？爲什麼明天早晨？明天怎麼樣？你在說什麼？

勞特溫 沒有什麼。

福萊底斯克 你知道些什麼？告訴我。

勞特溫 我什麼都不知道。

梯黑 你能不能給我一件短外套？

福萊底斯克 當然。勞特溫，去拿一件。

梯黑 好吧……（吻瑪沙和卜齊娜的手）

卜齊娜 你知道你瘦了一點了，真的。

梯黑 不，我是又胖又老了，卜齊娜小姐。很胖很老。（勞特溫拿給他一件短外套）扣不起。

（遠遠的一陣槍聲。馬克關燈一盞燈；要跑去關另外的一盞）

格魯比克 不，這樣就足夠了，我不是貓，不能在黑地裏看東西。